三國志旁證

三國志旁證卷三十九

閩長樂梁章鉅撰

魯肅傳　臨淮東城人也

顧祖禹曰東城在鳳陽府定遠縣東南五十里

注　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李清植曰本傳後文肅以劉子揚言欲往依鄭寶周瑜勸止乃薦之於權則不得有先自見策之事以策之收納英儁若早見肅必不令其栖遲吳書所云葢傳訛也　按下文云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是肅先未渡江亦未嘗見策也

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

通鑑考異云劉子揚招肅往依鄭寶肅將從之瑜以權可輔

止肅按劉熤殺鄭寶以其衆與劉勳勳爲策所滅寶安得及權時也　按子揚即劉熤之字據熤傳熤爲鄭寶驅逼欲赴江表熤謀殺之是熤本非鄭寶黨與豈有勸魯肅從寶之事宜爲温公所不取也

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荆州惟肅勸權借之

顧祖禹曰建安十三年曹操取荆州自當陽進軍江陵既而敗於赤壁引軍北還留曹仁等守江陵明年仁等屢爲周瑜所敗委城走孫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明年瑜卒權始以荆州借劉備　趙翼曰借荆州之說出自吳人事後之論而非當日情事也江表傳謂破曹操後周瑜爲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劉備而劉表舊吏士自北軍脫歸者皆投備備以所給地不足供從孫權借荆州數郡焉魯肅傳亦謂備詣

京見權求都督荆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操操聞權以地資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後肅邀關公索荆州謂關曰我國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權亦論肅有二長惟勸吾借元德地是其一短此借荆州之說之所由來而皆出吳人語也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與人也荆州本劉表地非孫氏故物當操南下時孫氏江東六郡方恐不能自保諸將咸勸權迎操權獨不願會備遣諸葛亮來結好權遂欲藉備來拒操其時但求敵操未敢冀得荆州也亮之說權也權卽曰非劉豫州莫可敵操者乃遣周瑜程普等隨亮詣備並力拒操傳亮是且欲以備爲拒操之主而已爲從矣亮又曰將軍能與豫州同心破操則荆吳之勢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是此時早有三分之說而非乞權取荆州而借之也赤壁

之戰瑜與備共破操吳志華容之役備獨追操山陽公載記未嘗獨出吳之力而備坐享其成也破曹後備詣京見權權以妹妻之瑜密疏請留備於京權不納以爲正當延擥英雄是權方恐備之不在荊州以爲屏蔽也操走出華容之險喜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耳山陽公載記是操所指數者惟備未嘗及權也程昱在魏聞備入吳論者多以權必殺備昱曰曹公無敵於天下權不能當也備有英名權必資之以禦我昱傳是魏人亦只指數備而未嘗及權也即以兵力而論亮初見權曰今戰士還者及關某精甲共萬人劉琦戰士亦不下萬人而權所遣周瑜等水軍亦不過三萬人亮傳則亦非十倍於備也且是時劉表之長子琦尚在江夏破曹後備即表琦爲荊州刺史權未嘗有異詞以荊州本琦地也時又南征四

郡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琦死羣下推備爲荆州牧蜀先主傳備卽遣亮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收其租賦以供軍實亮傳又以關公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關傳張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在南郡飛傳趙雲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雲傳遣將分駐惟備所指揮初不關白孫氏以本非權地故備本不必白權權亦不來阻備也迨其後三分之勢已定吳人追思赤壁之役實藉吳力遂謂荆州應爲吳有而備據之始有借荆州之說抑思合力拒操時備固有資於權權不亦有資於備乎關公之對魯肅曰烏林之役左將軍寢不脫介戮力破曹豈得徒勞無一塊土此則不易之論也其後吳蜀爭三郡旋卽議和以湘水爲界分長沙江夏桂陽屬吳南郡零陵武陵屬蜀最爲平允而吳君臣伺關公之北伐襲荆州而有之反揑

一借荆州之説以見其取所應得此則吳君臣之狡詞詭説而借荆之名遂流傳至今併爲一談牢不可破轉似其曲在蜀者豈非耳食之論哉　袁枚曰孫權以荆州資劉備肅實勸之荆州不還權深爲肅病或曰肅心不忘漢故資蛟龍以雲雨或曰是肅之失計公瑾在必不爲此是二説者皆不明天下之大計而熟籌夫當日之形勢者也肅果忠于漢則去孫歸劉可矣何必懷二心以事君若以爲失計則當日之深于爲吳而得計者莫如肅淺于爲吳而失計者莫如吕蒙陸遜惜乎孫權之智短量小而不能用也三國時最强者操耳赤壁之戰權能獨力以破曹乎抑合力于劉以共破曹乎荆州得矣權能兼取蜀以獨立乎抑終不免于依艸附木以自立乎孔明之謀蜀也先結孫權而後攻魏魯肅之謀吳也先

結劉備而後攻魏魏可滅操可誅天下事未可量也魏未可滅操未可誅而辱𦂳已固外難不侵大丈夫將三分鼎足南面而稱帝耳安肯受人封拜屈節一朝局促如轅下駒哉英雄所見大抵同也惟孫權見不及此然後襲取荆州通和于魏而從此稱臣質子無虛日矣亦惟昭烈見不及此然後因荆州之故而白帝稱兵一敗嘔血矣不特此也曹操據形勝之地擁百萬之衆又得孫權爲之外應宜若無所刼顧者然趙儼襄陽之役不肯窮追關公勸留之爲權害操深然其說權請擒關自效操發露其奏射以示關而使之走夫以操之强猶欲學戰國兩利而俱存之說使自樹其敵而以區區之吳乃欲外絶蜀援孤軍當操不已悖乎力不能當操勢不得不稱臣既稱臣勢不得不納貢而受封爵心有所不甘又不

得不詭詞阿諛而陰爲反覆邪貞一匹夫耳敢于稱詔倨傲坐車自若而權以江東兩世之王業至于俯首都亭羣臣流涕此皆伯符父子之所傷心于地下而魯肅之所逆料者也得十荆州足償其辱否肅之言曰宜相輔協與之同仇日總括九州先成帝業權雖有負此言然黃初以後魏好不繼蜀使仍通事到無可奈何幾不出肅之所料而徒然挂叛名于魏國竊尊號于暮年先王之姊妹不終合肥之號令不遠自埋自揖形同狐鼠不用良謀祗取辱焉古者虞假道而借號亡韓魏肘而智伯滅陳涉不聽張耳陳餘立六國後以敗馬超受曹公反間離韓遂以敗權不能效韓魏張陳之謀而甘心于虞公陳涉馬超之下悞矣且權絶蜀好之後其不亡于魏者幸也蜀修關公之怨伐吳吳求救于魏劉曄勸襲之賴

魏主不從以免出兵後魏僞助討備仍欲襲之賴陸遜收兵以免及至鍾會伐蜀吳不力救遂致兩亡此皆日後之明驗也然則知此者孔明子敬而外無人乎曰史稱曹操方作書聞權以荆州資劉備不覺筆落于手夫荆州己非曹有矣以一家物與一家與操何與而乃駭然震驚者正恐魯肅之計行兩雄相倚而天下難爭故也嗚呼操之才所以終出孫劉上哉

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

水經江水注云江之右岸得蒲磯口卽陸口也蓋陸水入江之處陸水卽雋水也　顧祖禹曰昌江山在岳州府平江縣東南二里一名魯德山魯肅嘗屯兵於此後人德之因名

拜漢昌太守

錢大昕曰吳主傳建安十五年分長沙爲漢昌郡

肅邀關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

關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

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

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

辭色甚切關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之使去

按前明小說家言關公裨將有周倉甚勇似即緣此事而演

之然元魯貞漢壽亭侯碑已有乘赤兎兮從周倉語則明以

前已有其說矣今山西通志載周將軍倉平陸人初爲張寶

將後遇關公於卧牛山遂相從樊城之役生擒龐德後守麥

城死之亦見順德府志謂與叅軍王甫同死里居事跡卓然

可紀未可以史偶失其名而疑之也又按小說家有單刀赴

會之事亦本此傳單刀俱會語非無根也

注始與豫州覲於長阪〔又〕而負恃弱衆

殿本考證云宋本覲作覿元本弱作强

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

太平寰宇記卷八十九云潤州丹徒縣有魯肅墓　續搜神記云王伯陽者家在京口東有大冢傳是魯肅墓伯陽妻卒乃平其墳以葬焉經數年忽一日伯陽方在廳事中見一人乘肩輿從者數十輩徑前怒謂伯陽曰我魯子敬也冢在此二百許年矣君何敢輒相毁壞因目左右與之毒手從者遂牽伯陽下以刀環築之數百而去登時即死良久乃蘇其環築處皆發疽潰爛尋卒

呂蒙傳　汝南富陂人也

宋書郡國志陂作波　一統志云富陂廢縣在潁州府阜陽

縣南

賜錢千萬

殿本考證云元本千作十

益州將龔薾舉軍來附

殿本考證云元本龔作龔

注

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

潛眉曰是時謝承後漢書尙未成吳主所謂三史史記漢書

及東觀漢記也韋昭吳書稱留贊好讀三史亦同隋書經籍

志有吳太子太傅張温撰三史畧二十九卷

又

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

拾遺記云呂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羣籍以易爲

宗常在孫策坐上酣醉忽臥於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衆人皆問之蒙曰向夢見伏羲文王周公與我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貞明之道莫不精窮極妙未該元旨故空誦其文耳衆坐皆云吕蒙囈語通周易

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

元和郡縣志云初吕蒙守濡須聞曹公將來夾水築塢形如偃月名曰偃月塢輿地志云柵江口古濡須口也吳築兩城於北岸魏置柵於南岸　顧祖禹曰王氏希先言三國鼎立南北瓜分之際兩淮間常爲戰場孫仲謀立塢濡須曹操先計後戰不能爭也觀王氏之言則知子明之謀善矣今人艷稱其襲取荆州之奇譎而不知其保障江淮之功大也

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

趙一清曰太平寰宇記云吳塘陂在舒州懷甯縣西二十里皖水所注此塘卽朱光所開按劉馥爲揚州刺史興治吳塘則不始於光也

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

何焯曰孫氏自武烈爲長沙太守討平區星任用良吏又越境尋討零桂諸賊以全異國三郡懷之故移書郎下雖以昭烈之得人心不如其素服於孫氏也子明小數豈得貪天之功哉

權時住陸口

水經江水注云陸水又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昔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鎭也

使魯肅萬人屯益陽

明監本晉作普誤今　殿本已改正　何焯曰宋本作使晉

肅將萬人

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

錢大昕曰楊戲輔臣贊郝普字子大太當作大下同

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

陳浩曰今子下疑脫太字子太郝普之字也

蒙留孫河委以從事

通鑑考異云時孫河已死或他人同姓名耳按孫河事見孫

韶傳

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

趙一清曰郝普入吳仕至廷尉以隱蕃事見責自殺見胡綜

傳而楊戲傳以糜芳士仁郝普潘濬四叛同贊其不歸蜀可

知矣此云權歸普等恐未實也

棠又密陳計策至其可得耶

何焯曰規取荊州是棠本謀然此傳之語多不可信前據襄陽或取荊州之後復向襄樊若白帝在蜀潘璋何緣便可往住乎又此時棠始逾四十亦未應便計一日僵仆也

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

何焯曰倘熙之死在建安十二年魯肅沒於十年之後而此方云新破諸袁撫集幽冀不乖錯乎即棠陳此計在代肅之先曹公亦不得遠在河北矣甚矣作史之難也

盡伏其精兵䑠䑲中

趙一清曰水經贛水注谷鹿洲即蓼子洲也舊作大艑處北堂書鈔云豫章城西有䑦䑲洲是呂棠作䑦鹿大艑處

伏威東夏

殿本考證云毛本夏作下

程普傳

右北平土垠人也

顧祖禹曰土垠廢縣在豐潤縣西北六十里

騎五十匹

潘眉曰當爲五十匹四字誤也韓當傳授兵二千騎五十匹

呂範傳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可證

石木波門陵傳餘杭

沈欽韓曰烏程餘杭之間今湖州府志無此地名

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

安吳吳新立縣也　一統志云安吳故城在甯國府涇縣西南

黃蓋傳零陵泉陵人也注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

何焯曰風俗通義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然則公覆之祖自潁川徙零陵也 杭世駿曰黃滔筆記云陶靖節詩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紀注云三國志黃蓋傳注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未深考歟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 趙一淸曰黃香是江夏安陸人香子瓊瓊子琬無守亮其人者且東京人二名者亦少不知黃氏何從爲此說也

巴醴由誕邑侯君長

潘眉曰巴醴當是巴陵醴陵由誕未詳 趙一淸曰由卽油水誕卽澹水也水經注澧水又東澹水出焉王仲宣贈士孫

文始詩所云悠悠澹灃者也

韓當傳注以軍旅陪隷分於英豪

殿本考證云分疑作介

領永昌太守

錢大昕曰永昌郡屬益州蓋遙領之下文領冠軍太守冠軍屬南陽權亦未有其地

封石城侯

元和郡縣志云吳大帝封韓當爲石埭城侯因置石埭縣本漢丹陽郡地有兩橫石壅江如埭因以爲名　潘眉曰石埭是縣名當爲石埭侯不當爲城侯封制有亭侯鄉侯邑侯無城侯　洪亮吉曰石城漢舊縣有石埭埸耳似吳未改名石埭縣也

注又言恐罪自及

殿本考證云元本自及作及已

魏以爲將軍封廣陽侯

潘眉曰廣陵晉縣陳承祚據晉時縣名書之耳當爲陵陽侯晉咸康四年以避杜皇后諱始改廣陽三國時不得爲廣陽也此是魏封吳則封周泰爲陵陽侯

東興之役綜爲前鋒

水經沔水注云栅水東南積而爲竇湖湖東爲韓縱山山上有城縱即綜也

蔣欽傳

欽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

盧明楷曰孫策傳袁術僭號策止以書責而絕之未有襲術之事疑有誤　趙一淸曰何焯校改袁術爲李術案孫權傳

注引江表傳策表用李術爲廬江太守則不應以兵襲之袁術李術皆於本傳不相合或襲字誤　刀劒錄云蔣欽拜别部司馬造一刀文曰司馬隸書

會稽冶賊

何焯曰冶賊卽東冶賊作治字誤

以經拘昭陽爲奉邑

錢大昕曰經拘昭陽漢時無此縣名宋志邵陵郡有邵陽縣吳立曰昭陽或卽欽所食邑矣　趙一清曰欽屯宣城故其子壹封宣城侯其食邑當在丹陽不得遠居湘郢也漢丹陽郡有涇縣句容涇句昭陽或是鄉亭之名下云以無湖田給欽妻子是也又凡封侯乃有奉邑蔣欽不侯或史失之

賀齊討黟賊

殿本考證云黝疑作黟

周泰傳　惟泰奮擊投身衛權

明監本作奮激沒身誤今　殿本已改正

將兵屯涔

趙一淸曰水經澧水注涔水出作唐縣西南天門郡界南流

逕涔坪屯蓋屯戍之名在今澧州東北本文似有脫誤

拜平虜將軍

刀劍錄云周幼平擊曹公軍勝拜平虜將軍因造一刀銘背

曰幼平

注　威平意快爲之

何焯曰威平當爲幼平周泰字也

陳武傳　廬江松滋人

滋當作茲錢大昕曰班志廬江郡有松茲縣續漢志無之則東京已省此疑漢末復置也　一統志松茲廢縣在安慶府宿松縣北　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六引陳武別傳云武時人鑑察者頓邱閻遐薦之於軍府或問武當今可與誰爲輩遐曰方謝道堅不足比徐世璋有餘道堅世璋皆同時知名士也武聞之笑曰乃處我季孟閒乎

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

陳景雲曰徙當作從中庶子乃陳表初除之官非遷改也此與張休從中庶子轉右弼都尉同

嘉禾三年以表領新安都尉

陳景雲曰安當作都是時新都猶未改新安又諸葛瑾傳注引吳書亦云新都都尉陳表尤明證也　案孫權立新都郡

晉太康初改曰新安韋昭在孫晧未失國之前撰吳書陳壽作志於晉滅吳之後因避晉諱且改韋昭之名爲曜則郡名從晉自當時史例非誤也若晉書乃唐貞觀時所撰其地理志既云晉平吳改新都爲新安而追述吳主之初置郡五注以新安則自相牴牾矣

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

何焯曰所謂復人者不知是有罪之人乎若後以正戶羸民補其處則直以平民賞將家爲僮僕較之後世所謂驅戶其虐又有甚焉矣　趙一清曰宋書州郡志東陽太守領新安是時尚未立東陽郡故新安仍屬會稽

董襲傳　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

錢大昕曰以下文斬羅勃首證之則周字衍

甘甯傳注補蜀郡丞

趙一淸曰蜀志劉焉傳注引英雄記曰璋將沈彌婁發甘甯反擊璋不勝走入荆州正甯爲蜀郡丞時也

注主不能用

李龍官曰各本皆作王不能用誤黃祖未嘗爲王也

兵屯當口

趙一淸曰甯屯始屬孫皎皎督夏口後因酒失求屬呂蒙蒙督濡須觀本傳後文知之當口必在夏口相近

注今爲君致之若走去何

殿本考證云致亦作置陳范二史此二字通用若走去何監本訛作若走云何今改正

今遂名此處爲關公瀨

水經資水注云益陽縣有關公瀨所謂關公灘也南對甘甯故壘昔關公屯軍水北孫權令魯肅甘甯拒之於是甘甯謂肅曰關聞吾咳唾之聲不敢渡也渡則成擒矣關夜聞甯處分曰與覇聲也遂不渡

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雉兩縣

錢大昕曰此西陵郡蓋分漢江夏郡之地陽新縣亦吳置今興國州地也陸抗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步闡爲西陵督此西陵卽漢之夷陵縣黃武元年改名與此非一地

卽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盌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卽拜起持酒太平御覽作次通酌兵各一銀盌多一次字

注使拔鹿角

趙一清曰使乃便字之譌

甯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

杭世駿曰江表傳云孫權攻合肥不下而還休兵皆上道權與呂蒙等在後魏將張遼奄至鼓吹驚怖不能復鳴甘甯刀欲斫之於是始作

甯卒權痛惜之

潘眉曰甘甯之勇烈功績與魏典韋相上下韋不封侯甯亦不封侯酬功之典均爲未副也陳志以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爲一卷考韓當封石城侯周泰封陵陽侯徐盛封蕪湖侯潘璋封溧陽侯丁奉封安豐侯皆及身封侯追論程普功封子咨爲亭侯追論黃蓋功賜子柄爵關內侯追錄凌統功封子烈爲亭侯烈有罪弟封復襲爵又蔣欽子壹封宣

城侯陳武子修封都亭侯表封都鄉侯皆封其子不侯者惟董襲甘甯襲傳不言有子或其人本無允嗣若甘甯則身未封侯而其子於未得罪前亦不加追錄則所以待甯者不亦薄乎

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按晉書甘卓傳甯子名述仕吳爲尚書述子昌太子太傅述當是瓌之弟史缺不書亦其疎也

凌統傳　守永平長

宋書州郡志吳分溧陽爲永平縣

因督祭酒　又從往合肥　又時權徹軍

何校祭改察往改征徹改撤

以爲便概大節

趙一清曰便乃梗字之譌

會病卒時年四十九

陳景雲曰統父操以建安八年戰沒統時年十五及十一年即預討麻屯之捷至年四十九則吳赤烏中也統自攝領父兵屢立戰功若赤烏中尚在則從合肥還二十年間統之宣力行間多矣何更無功可錄乎據駱統傳凌統死復領其兵在隨陸遜破蜀以前計統之年殆未踰三十此四字當是二字之誤

使張承爲作銘誄

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一云皐亭山在蘇州吳縣東北二十五里山東有吳凌統墓有石碑云忠毅果敢常爲前鋒　潘眉曰漢法有諡始有誄故鄭君檀弓注云誄其行以爲諡又云

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謚今淩統無謚而作誄非古也　黃安濤曰東吳將相有謚者甚少考陳志惟張昭謚曰文侯昭子承謚曰定侯顧雍謚曰肅侯其餘如周瑜魯肅諸人皆無謚陸遜至孫休時始追謚曰昭侯得謚者止此四人若蜀侯則諸葛亮蔣琬費禕關公張飛馬超龐統黃忠趙雲法正陳祗夏侯覇等皆美謚宜時論以爲榮也

注 仁澤內著

何校內改罔

又 豈委璅近務

明監本委作踒誤今　殿本已改正

徐盛傳 射遂統迹不復爲寇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不敢爲寇

復討臨成南阿山賊

趙一淸曰成當作城宋書州郡志宣城太守領縣有臨城吳立　顧祖禹曰臨城廢縣在池州府靑陽縣南五里吳赤烏中析陵陽石城二縣地置屬丹陽郡

曹休出洞口

何校呂作口

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還

杭世駿曰吳書稱徐盛與曹休戰賊積茅草欲焚盛盛燒船而去賊一無所得

潘璋傳　遷豫章西安長

錢大昕曰兩漢及晉宋志豫章郡並無西安縣太平寰宇記西安縣故城在分甯縣西二十里漢獻帝建安中置開皇元

年廢寰宇記又云武甯縣古西安縣也後漢建安中分海昏縣立西安縣晉太康元年改爲豫甯

遂領百校屯半州

潘眉曰百校當爲五校

權卽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

錢大昕曰至當作巫魏氏春秋云建安二十四年吳分巫秭歸爲固陵郡是也　刀劒錄云潘文珪拜偏將軍爲擒關公拜固陵太守因造一刀銘曰固陵

好立功業

各本譌作好立功夫今　殿本已改正

丁奉傳　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又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

陳景雲曰進封都亭侯之亭當作鄉字奉已封亭侯更封鄉

侯斯爲進耳如陳武是儀進封都鄉侯是也

奉復帥衆治徐塘

顧祖禹曰徐塘在濡須水東亦曰徐堨

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

奉爲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

王鳴盛曰據此文則魏大圍之似所圍者卽奉也下文何云復使奉解圍乎元修宋板魏大下有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凡十二字然後接圍之云云此脫去故不可解文選陸機辨亡論李善注引吳志正與宋板同而於奉爲先登之下卽云黎斐力戰有功云云此作史者因黎斐無傳故於丁奉傳中帶叙黎斐事耳俗刻誤衍屯於二字又誤斐爲漿遂以黎漿爲地名而力戰有功拜左將軍似皆爲奉事矣豈知

上文奉先爲偏將軍冠軍將軍滅寇將軍封都亭侯又爲虎威將軍進封安豐侯何待此時方拜左將軍乎下文叙建衡元年戰事畢卽云三年卒其下乃又說奉有功驕矜云云俗刻脫卒字又不可讀矣　侯康曰王氏據宋本及文選注補十二字是矣至以屯於二字爲衍文改黎漿爲黎斐則恐不然通鑑亦作進屯黎漿水經肥水注芍陂瀆水東注黎漿水黎漿東逕黎漿亭南文欽之叛吳軍北入諸葛緒拒之于黎漿卽此水也按此事載鄧艾傳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也是黎漿實有其地又諸葛誕傳稱誕等渡黎漿水晉書石苞傳諸葛誕舉兵淮南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黎水卽黎漿水之省文諸葛誕所以渡此者正以丁奉屯黎漿水故也參考諸傳佐證顯明選注乃涉上

文黎斐而誤未可據彼單詞輕改舊史也孫皓傳注引辨亡論及晉書陸機傳皆作鍾離斐何焯疑爲鍾離牧之訛

斬奉導軍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

陳景雲曰三年下脫一卒字奉卒於建衡三年見孫皓傳

宋書五行志云孫皓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司馬丁奉營後奉見遣攻穀陽無功皓怒斬其導軍及舉大衆北出奉及萬彧等相謂曰若至華里不得不各自還也此謀泄奉時雖已死皓追討穀陽事殺其子溫家屬皆遠徙事亦見陸凱傳注

朱治傳丹陽故鄣人

太平寰宇記卷九十四云故鄣城卽秦時鄣郡城今俗號府頭是也在湖州長興縣西南八十里

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眞太守

潘眉曰此九眞太守當爲吳郡太守初孫權以治爲吳郡太守尚未表於漢帝至是權始表聞下云割婁由拳無錫毘陵爲奉邑皆吳郡屬城證一也又云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明是吳郡太守非九眞太守證二也又云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歲餘還吳既云還吳則始自吳移屯故鄣可知歲餘即還又非交州所能往返證三也又云在郡三十一年考後漢書獻帝紀孫策以興平元年據江東是歲策即以朱治爲吳郡太守自興平元年至黃武三年治以黃武三年卒正得三十一年則治始終爲吳郡太守未嘗遷轉證四也況是時止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廬江六郡未得九眞士燮弟䵣方爲九眞太守證五也

二年拜安國將軍

刀劍錄云朱君理拜安國將軍作一刀佩文曰安國

朱然傳 赤烏五年征柤中 注 孫氏異同評曰赤烏五年於魏爲正始三年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並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嘉禾六年爲赤烏五年耳

潘眉曰陳志之誤在以赤烏四年爲五年魏少帝記正始二年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襄陽記柤中去襄陽一百五十里此一證也晉書宣帝紀魏正始二年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諸葛瑾步騭抄柤中二證也宋書天文志正始二年五月吳將朱然圍樊城諸葛瑾入柤中三證也魏志王凌傳正始二年吳大將全琮寇芍陂卽此事四證也魏正始二年於吳爲赤烏四年吳主傳赤烏四年書車騎

將軍朱然圍樊城大將軍諸葛瑾取租中此又灼然一顯證故此傳之誤在以四年爲五年孫盛謂魏少帝紀孫權傳無此事眞可謂視睫不見裴世期引之全無辨證最是疏處

又

魏志及江表傳

陳景雲曰志當作書此謂王沈等所撰之魏書也

諸葛瑾子融步隲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爲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

殿本考證云宋本各作名　陳景雲曰本當作卒孫權傳遜先然五年卒云亦者承上葛步二人言之

績字公緒

一本緒作績誤今　殿本已改正

呂範傳注詣閤下啟事曰稱領都督

盧明楷曰曰稱疑作自稱上文範欲𨓏領都督以策意未許故出而自稱也

注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畯曰

殿本考證云册府元龜時作特

取大船以備害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備害作備官恐誤

朱桓傳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問

明監本問作閒　李龍官曰此當作問言仁揚聲攻羨溪實欲襲取濡須此時卒得其進軍音問也

生虜雙送武昌

按王雙於蜀建興六年爲諸葛公所斬此或別是一人　潘眉曰當是被虜至權稱藩後與于禁等同還仍爲魏將復爲

蜀所斬也

本知季文猶定見之復過所聞

明監本猶作愉誤今　殿本已改正　李龍官曰愉訓悶訓

惡與語意不合應作猶言其狡猾也

注不用我計而用侯子言

陳浩曰侯子二字不可曉疑作傒子此朱異詈恪之辭

虞翻傳到東部侯官

侯康曰部字衍東侯官者會稽縣名與東部無涉或據下文

注引會稽典錄朱育之言曰漢元鼎五年除東越以其地爲

冶而立東部都尉御覽一百七十引郡國志曰漢武帝元鼎

六年立都尉居侯官以禦兩越是侯官即冶實東部舊治安

知此時不仍治此不知後漢東部治章安亦是冶縣故地至

東侯官則南部都尉所治非東部都尉所治也

注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又行一大道

殿本考證云元本二作三宋本一作及

注奉承策命

殿本考證云宋本策作革

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隋書經籍志虞翻注老子二卷論語十卷春秋傳國語二十一卷

注翻初立易注

隋書經籍志虞翻注周易九卷梁有虞翻陸績撰周易卦象數旨六卷又有周易集林律歷一卷易律歷一卷

又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引會稽典錄云虞歆字文肅歷郡守節操高厲魏曹植爲東阿王東阿先有三十碑銘多非實植皆毀除之以歆碑不虛獨全焉　按文肅當作文繡陳琳檄吳文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虞仲翔能負析薪文選吳都賦注又作文秀

又　又奏鄭元解尙書違失事因　又　又以宋氏解元頗有繆錯更爲立法

殿本考證云宋本事因作事目立法作立注

又　臣松之案翻云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同字竊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爲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

潘眉曰篆文柳从木从丣丣即古酉字寅卯之卯篆作丣音

既不同字亦別異以爲字同音異者非也蓋松之以隸書柳旁之丣與日辰寅卯之卯比之故以爲字同音異而不知篆體自有分別也又松之之說蓋謂丣金刀之卯本應从柳音而訓故家以爲日辰寅卯之卯故云今未能詳正按今卯金刀之卯爲寅卯之卯亦據今隸書耳其實篆文作丣丣即酉字安知不本爲酉金刀而後人失其舊音耶酉屬西方爲金爲刀於義較合所謂劉丣嚴丣實劉酉嚴酉耳則丣金刀以日辰之丣釋之而劉音固自在也

注孫潭光祿大夫

晉書列傳丁潭字世康上言子彌字欽遠則此亦當以晉書補之

注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

潘眉曰朱育字嗣卿見唐書藝文志官至侍中東觀令見會稽典錄好奇字著幼學篇蓋爰歷博學之流也見梁七錄按隋書經籍志會稽土地記一卷朱育撰育名位見鍾離牧傳注

又造作異字千名以上

按名卽字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

又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讐海內聞名昭然光著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八及四百八十二引會稽典錄云董黯字孝治句章人家貧採薪供養得甘果奔走以獻母母甚肥悅鄰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疾孝治母肥常苦

辱之孝治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鳥獸助其悲號喪竟殺不
孝子置冢前以祭詣獄自繫會赦得免
又太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
里攝養車嫗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
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七引會稽典錄云陳囂與民紀伯爲
鄰伯夜竊藩囂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
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既還所侵又郤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囂
德義刻石旌別其閭號曰義里又卷四百十九引典錄云陳
囂同縣車嫗年八十餘無子慕囂仁義欲寄命囂迎嫗出家
財以供餚膳嫗以壽終殯畢皆免其奴令守嫗墓財物付與
嫗內外衣服不入殯者以植櫬中制服三日由是著名流稱
上國矣又卷四百七十四引典錄云陳囂山陰人宗正劉向

黃門侍郞揚雄薦囂行義可厲薄俗孝成皇帝特以公車徵囂時已年七十每朝請上常待以師傅之禮又卷九百三十五引謝承後漢書云會稽陳囂少時於郭外水邊捕魚人有盜取之者囂見避之草中追以魚遺之盜慚不受自是無復盜其魚

又太尉山陰鄭公

錢大昕曰謂鄭巨君

又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

王充論衡齊世篇云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撾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爲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又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一引會稽典錄云孟英字公房上虞人爲郡

掾史王憑坐罪未應死太守下縣殺憑憑家詣闕稱冤詔書下州檢拷英出定文書悉著英名楚毒慘至辭色不變言太守病不關眾事英以冬至日入占病因竊印以封文書下縣殺憑非太守意也繫歷冬夏肉皆消爛遂不食而死又後漢書循吏傳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死孟英疑即孟嘗之先世矣

又主部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勳

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九引會稽典錄云梁宏句章人也太守尹興召署主簿是時楚王英謀反妄疏天下牧守謀發興在數中徵詣廷尉宏與門下掾陸續等傳考詔獄掠毒慘至辭氣益壯又宏勳事亦見後漢書陸續傳

又鄧莫候反主簿任光

錢大昕曰各本作劉殥候主薄任光攷字書無劉字蓋鄧字之譌鄧莫候反也當作鄧莫候反本小字夾注誤入正文又誤合莫反二字爲殥也今 殿本已改正

又故太尉上虞朱公

錢大昕曰謂朱儁

又鄮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卽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

錢大昕曰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仲翔以爲會稽鄮人仲翔去西京未遠當得其實

又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淸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遺漢中微委官棄祿遁迹黟歙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

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

按初學記引謝承會稽先賢傳云業字文理兄度海傾命時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上應時飲血餘皆流去又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一引會稽先賢傳云郡守蕭府君卒業與書佐曾雙奉禮送喪雙道溺於水業因掘泥揚波援出其尸又水經漸江水注云沛國桓儼避地會稽聞陳業履行高潔往候不見儼後浮東海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繫白樓亭柱而去儼書載藝文類聚三十一按此即朱育所謂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者也文下脫林字文林桓儼字陳景雲謂桓文當作桓王非是

又

處士鄧盧叙弟犯公憲自殺乞代

陳景雲曰鄧當作鄞否或鄮字之誤朱育舉上虞陳業以下十餘人應郡守之問其人皆不出本郡鄧乃汝南屬縣與會稽無預按乾道四明圖經正作鄮然會稽三賦云鄧斯祈樊自毀以代臯郎用此注鄧盧叙斯敦祁庚樊正事而以鄧爲姓則宋時已有誤本矣

又其女則松楊柳朱

潘眉曰松楊當爲松陽說見賀齊志

又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

水經漸江水注云永建中陽羨長周嘉上書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以東爲會稽

翻有十一子

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十一載虞翻與弟書云長子容當爲求

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者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富人不在舊族揚雄之才非出孔氏之門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家受聖禪父頑母嚚虞家世法出癡子又卷四百九十引虞翻書云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聰哲雖蝦不生鯉子此子似人欲爲求婦不知所向君爲訪勿怪老癡譽此兒也

注忠子譚

晉書本傳及顧衆傳譚作潭又列女傳虞潭母孫氏孫權族孫女也

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閒太守昺廷尉尙書濟陰太守

錢大昕曰河閒濟陰二郡不在吳封內蓋入晉以後所授官也於史例不當書　晉書天文志云虞喜作安天論喜族祖河閒相聳立穹天論吳大常姚信造昕天論

注昺字子文

殿本考證云子文宋本作世文

陸績傳星歷算數無不該覽

隋書天文志云北極辰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賈陸張衡陸績王蕃皆以北極紐星爲樞是不動處也　一本算作等

出爲鬱林太守

唐書陸龜蒙傳云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爲鬱林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號鬱林石世保其居

注易釋元皆傳於世

潘眉曰績述元云章陵宋仲子爲太元作解詁往往有遺本

錯誤其合於道者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　按隋書經籍志周易十五卷陸績注太元經十卷陸績宋衷撰撰者撰其義釋卽所謂釋元也

張溫傳　吳郡人也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吳郡吳人也

徵到延見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延作廷

以輔義中郞將使蜀

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引吳錄云溫英才瓌瑋拜中郞將聘蜀與諸葛亮結金蘭之好焉

會暨豔事起

錢大昕曰豔事詳見此傳而陸瑁朱據傳皆載之於史例未

免太繁　石林燕語云元豐五年黃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
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應蘇子容時爲試官神宗顧蘇
蘇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何以知爲入聲蘇言三國
志吳有暨豔陶恐其後

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

隋書經籍志有暨氏家傳一卷又暨豔集二卷

豔性狷厲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狷作峭

郎罪溫

藝文類聚卷九十四載張溫自理表其文不全

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犖冠羣煒煜耀世

隋書經籍志有張溫集六卷又撰三史畧二十九卷

不內之忌族

趙一清曰忌族卽尚書之圮族

納愚言於聖德

殿本考證云德疑作聽

注會稽典錄云餘姚虞俊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一引會稽典錄云邵員字德方餘姚人與同縣虞俊鄰居員先不知俊十餘年俊至吳與張溫朱據等會清談于雲溫等敬服于是吳中盛為俊談員聞而愧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曾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我之傑

駱統傳父俊官至陳相為袁術所害

後漢書孝明八王傳注引謝承書云俊拜陳國相人有產子

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爲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閭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

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

按此其御稱統母爲夫人耳然古者子之稱母皆曰夫人列女傳珠厓二義傳女初曰夫人哀初之孤後漢書劉表以書諫袁譚令仁君見憎於夫人文苑英華載獨孤良弼路公碑年八歲丁尊夫人艱是唐時猶沿此稱也

出爲建忠郎將

錢大昕曰忠下疑脫中字

封新陽亭侯又黃武七年

陳景雲曰凡列侯之歿其有子嗣爵與否史必詳書之而駱

統與是儀傳獨闕疑有脫文統子名秀爲時顯士見陸遜傳注又孫休傳中有司鹽校尉駱秀卽其人也則駱統非無後者

陸瑁傳　丞相遜弟也

錢大昕曰陸績傳旣在同卷中此當云績從子下卷遜傳當云瑁兄乃承祚於陸遜傳則書里居於瑁則書遜弟疑其顚倒失次矣

及同郡徐原

趙一淸曰原字德淵見呂岱傳

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

朱艮裘曰績傳云長子宏次子叡此作一男疑誤

且沓渚去淵道里尙遠

趙一淸曰沓渚卽漢遼東郡沓氏縣也說見魏志三少帝紀

初瑁同郡闞人敏見待國邑優於宗脩惟瑁不以爲然後果如其言

優或作憂恐誤然此事他無所見此又不具本末似可刪

吾粲傳注 粲生數歲孤城嫗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

盧明楷曰趙達傳注云孤城鄭嫗能相人此云孤城嫗卽其人也疑脫一鄭字其孤城或當作菰城烏程縣舊固名爲菰城也

朱據傳 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爲全公主所譖皆死

錢大昕曰妃嬪傳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爲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孫綝傳云亮內嫌綝乃推魯育朱據所尚公主名見殺本末責怒虎林

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令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以二傳推之熊損之死出於亮意非由全主所譖謂全主譖毀二人則可謂之譖不可也

三國志旁證卷二十九終

三國志旁證卷三十

閩長樂梁章鉅撰

陸遜傳

軍屯利浦

利浦即當利浦見孫策傳

得務北進又不見至尊又步騎駐旌

宋本得作但不字何校作下步字一本作少趙一清曰下云恐潛增衆則少字義長

領宜都太守

水經江水注云魏武臨江分南郡置臨江郡劉備改曰宜都郡治在縣東四百步故城吳丞相陸遜所築也宋書州郡志宜都太守太康地志王隱地道記何志並云吳分南郡立張勃吳錄云劉備立按初權與備分荊州而南郡屬備則是備

分南郡立宜都非吳立也習鑿齒云魏武平荆州分南郡枝江以西爲臨江郡建武十五年劉備改爲宜都是矣

封華亭侯

潘眉曰華亭至唐始爲縣吳時則亭侯也　按後云進封婁侯則縣侯矣

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

元和郡縣志云後漢末以房陵縣爲房陵郡　錢大昭曰建安十三年魏武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二十四年屬蜀故遜攻之　殿本考證云毛本艾作文

備知其計不可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不可作不行

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
殿本考證云才略宋本作方畧　鼎錄云陸遜破劉備軍鑄
一鼎紀功其文曰破備鼎
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譎魏大司馬曹休
盧明楷曰孫魴當作周魴周魴本傳有爲鄱陽太守齎牋七
條以譎曹休事
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
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七引吳書云陸遜破曹休於石亭還
上脫翠帽以遺遜又卷六百九十六引吳書云上脫御金校
帶以賜遜又親以帶之爲鉤絡帶又卷七百七十引吳書云
遜破休當還西陵公卿並爲祖道上賜御船一艙緗綵舟也

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鬬鴨欄
顧祖禹曰鴨欄磯在岳州府臨湘縣東北十五里相傳吳孫
慮作鬬鴨欄於此今有鴨闌水水經江水注云右歷鴨欄磯
北江中山也東得鴨闌冶浦二口夏浦也
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
殿本考證云自不元本作自非
時謝淵謝厷等
太平御覽卷五百十六引會稽典錄云謝淵字休德山陰人
其先鉅鹿太守夷吾之後也世漸微替仕進不繼至淵兄弟
一時俱興兄咨字休度少以質行自立幹局見稱官至海昌
都尉淵起於衰末兄弟脩德貧無慼容歷位建威將軍拔裴
注亦引典錄與此不同故復錄之

不逴鑒𢈔

殿本考證云元本鑒作假

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

侯康曰釋文叙錄姚信字德祐七錄云字元直吳興人吳太

常卿晉書范平傳平研覽墳素徧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

從受業　按困學紀聞載姚信誡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

務非人之爲險易不虧始終如一　又隋書經籍志周易十卷

吳太常姚信注又集二卷

陸抗傳拜鎭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某至白帝

顧炎武曰此此於文難曉按甘甯傳曰隨魯肅鎭益陽拒關某

關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鋭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

云欲夜涉渡肅以兵千人益甯甯乃夜往關聞之住不渡而

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爲關某瀨據此則當云自益州至白帝也　潘眉曰至字上當有瀨字瀨在益陽茱萸江上水經注云益陽縣西有關某瀨所謂關侯瀨也南對甘甯故壘

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

太平寰宇記卷百四十六云東晉孝武帝時荊州刺史桓沖以苻堅彊盛自襄陽退屯上疏云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粱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樂鄉城卽吳時陸抗所築在松滋縣界

自赤谿至故市

顧祖禹曰赤谿在夷陵州西北五里卽陸抗築城圍步闡處又引胡三省云故市卽步騭故城所居城市而闡別築城故曰故市云

吾觽棄江陵而赴西陵

趙一淸曰此卽江陵城東北所謂北海之地也說見魏志王昶傳

注

協數以相危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協作挾

審刑罰以示勸沮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罰作賞

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

隋書經籍志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陸景撰又集二卷

可謂克構

何焯曰宋本構下有者哉二字

孫登傳

孫登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爲吳王拜登東中郎將

封萬戸侯登辭侯不受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魏文帝冊孫權太子登爲東中郎將封侯文云葢河洛寫天意符讖述聖心昭晰著明與天談也故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孫將軍歸心國朝忠亮之節同功佐命而其子當爲魏將軍著在圖讖猶漢光武受命李氏爲輔王梁孫咸並見符緯也斯乃皇天啟祐大魏永令孫氏仍世爲佐其以登爲東中郎將封縣侯萬戸昔周嘉公旦祚流七允漢禮蕭何一門十侯今孫將軍亦當如斯若夫長平之榮安豐之寵方斯蔑如　殿本考證云宋本辭侯作辭疾

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授讀還以授登

唐庚曰劉備教禪以漢書而權亦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世以權備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故所貽謀止於如此是大不然伊尹之訓太甲稱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周公之戒成王稱商三宗而不及唐虞豈伊周之智不足以知堯舜禹亦取其近於時切於事者已權備之教子不忽近而慕遠不貴名而賤實此亦伊尹周公之遺法也

以恪爲左輔休右弼譚爲輔正表爲翼正都尉是爲四友又於是東宮號爲多士

藝文類聚卷十六載吳張儼請立太子師傅表曰昔賈誼爲漢文帝陳周成王爲太子以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呂望爲太師又立三少皆上大夫使與太子居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明禮義以導習之故能光熙文武興隆周室伏惟陛下

命世應期順　作主皇太子以天然之姿爲國上嗣朝廷以四海未定國家多事師傅之官闕而未備臣愚以爲高祖初基天下造創引張良叔孫通出爲師表入與朝政宜博采周漢依舊儀用將相名官輔弼太子於是以熙贊洪業增輝日月實爲光大也　按假此表年月不可考其稱權爲陛下則在權稱尊號後姑附於此　潘眉曰左輔右弼輔正亦都尉名與翼正均東宮官屬　侯康曰釋慧皎高僧傳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徧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精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於吳權召見悅之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

注精識時機又凝辨宏達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時作知　何焯曰凝魏氏春秋作淑

又後四人皆敗

陳景雲曰四人謂諸葛恪顧譚謝景范慎也　何焯曰景愼未嘗敗也

蔣修虞翻志節分明

陳浩曰下云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則疏內所指之人皆青宮賓客而虞翻未嘗厠跡宮僚且歿於交州已十餘年登疏胡爲及之此虞翻二字疑誤

孫慮傳尚書僕射存上疏曰

李龍官曰存字上疑有脫文不然則失其姓也　錢大昭曰建衡元年有督軍徐存與監軍李勗從建安海道擊交阯未

知即此人否

孫和傳注後諸葛豐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

李龍官曰諸葛誕即諸葛豐之後此何以云諸葛豐僞叛吳主赤烏十年傳注引江表傳作諸葛壹是豐乃壹字之訛

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

殿本考證云宋本主下多有字

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

潘眉曰此陳正陳象宋據屈晃四人當以象字絕句言族誅陳正陳象牽據晃入殿杖各一百

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陽九縣爲吳興郡

潘眉曰後年者明年之明年也正月當爲十月分吳郡之烏程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陽郡之故鄣安吉原鄉於潛共

九縣爲吳興郡其烏程陽羨餘杭故鄣於潛五縣皆漢舊縣
其永安縣吳時分烏程餘杭立臨水縣吳時分餘杭立安吉
原鄉二縣漢靈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

注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靈又如平生日
殿本攷證云宋本作日夜相繼奉問神靈　按宋書禮志作
日夜相繼無生字

倡技晝夜娛樂
宋書樂志一何承天曰世咸傳吳朝無雅樂案孫皓迎父喪
明陵唯云倡技晝夜不息則無金石登歌可知矣承天曰或
云今之神絃孫氏以爲宗廟登歌也史臣案陸機孫權誄肆
夏在廟雲翹承缺機不容虛設此言又韋昭於孫休世上鼓
吹鐃歌十二曲表曰當付樂官善歌者習歌然則吳朝非無

樂官善歌者乃能以歌辭被絲管寗容止以神絃爲廟樂而已乎　按韋昭所撰十二曲見宋書樂志四

孫霸傳　和同母弟也

盧明楷曰妃嬪傳云吳主權王夫人生孫和本傳末云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則和出自王霸出自謝矣此同母二字疑衍

聲論當與

一本作聲論富與誤今　殿本已改正

霸二子基壹

陳浩曰孫奐庶子亦名壹奐以宗室爲庶子命名豈有與大帝諸孫相同之理　錢大昕曰孫靜之孫亦名壹於霸子爲族父亦似不應同名

孫奮傳 徙奮於豫章

水經贛水注云王步側有城云是孫奮爲齊王鎮此城之渚今謂之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郡東南二十餘里又有一城號曰齊王城築道相連蓋其離宮也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六云齊城在洪州南昌縣東陸路二十里諸葛恪徙齊王奮居於此

注 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

隋書經籍志梁有喪服變除圖五卷吳齊王傅射慈撰

孫皓左夫人王氏卒

錢大昭曰妃嬪傳注引江表傳則以左夫人爲張昭女郎所奪衛尉馮朝子純妻也此云王氏爲不同矣

賀齊傳 賀齊字公苗 注 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

潘眉曰賀氏之先爲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見晉書

賀循傳

又漢中楊厚

按漢中當爲廣漢後漢書本傳云厚廣漢新都人也蜀志周

羣傳舒學術於廣漢楊厚

又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

殿本攷證云孝德皇下帝字疑爲後人妄增

少爲郡吏守剡長

按剡卽會稽郡之剡縣世所稱剡中也別本誤作郯長則是

東海郡之郯縣失之遠矣

縣吏斯從輕俠爲奸

殿本攷證云太平御覽斯作期　朱良裘曰斯姓從名然期

亦姓

後太末豐浦民反

後漢書郡國志會稽郡太末注左傳謂姑蔑初平三年分立新安縣建安四年孫氏分立豐安縣二十三年立遂昌縣顧祖禹曰太末城在衢州府龍游縣治西

建安漢興南平復亂

錢大昕曰漢興卽吳興縣後屬建安郡沈約曰吳興漢末立曰漢興吳更名此別一吳興非烏程之吳興也　按卽今之浦城縣也在漢曰漢興在吳曰吳興在唐曰唐興

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八年也

侯康曰宋志引張勃吳錄云後分冶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太平寰宇記建州建安縣

條下云孫策於建安初分東侯官之地立此邑即以年號爲名屬會稽南部都尉又云故府城在縣東南三百里即漢時會稽南郡都尉理此　何校八年上增建安二字

別屯大潭又別屯蓋竹

顧祖禹曰大潭城在建甯府建陽縣西昔閩越王築城於此以拒漢下瞰溪潭因名今有大潭山山勢蟠屈　趙一清曰蓋竹鎭在建陽縣南二十五里台州府黃巖縣溫州府平陽縣皆有蓋竹山俱非建陽之蓋竹也

楊松長丁蕃又與齊鄰城

潘眉曰楊松當爲松陽晉宋志並作松陽李吉甫云縣有大松樹因以爲名後漢分章安縣立時齊爲永甯長永甯亦分章安縣東甌鄉立故云鄰城　按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有

節女松楊柳朱古字楊陽通用益證此楊松爲誤倒也

三將又降

陳浩曰三將疑作二將上云屯大潭蓋竹者吳五鄒臨也

以葉鄉爲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勒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帥陳僕等二萬戶屯林歷山

水經漸江水注云立始新之尉於歙之華鄉華鄉卽葉鄉後漢書郡國志注引魏氏春秋歙有安勒烏邪山黟有林歷山烏邪卽烏聊也　勒一本作勤誤

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又以戈拓斬山爲緣道

按新安志兩戈字並作弋今以水經注證之上戈字當作杙下戈字則不誤杙所以緣而上也或因下有戈字而妄改之耳斬字新安志作塹是也塹下山字衍或因塹字而妄分之

耳緣道下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七引有道成二字

注

吾聞金有刃者可禁

殿本攷證云太平御覽引此吾聞下有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十字

齊復表分歙爲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爲新都郡

錢大昭曰新都建郡已見大帝傳此處似可省

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

趙一清曰宗宗賊也此言合宗起賊蓋合宗起共作賊而後漢劉表傳注以宗黨共爲賊解之非也

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

按矛當作牙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七引吳書曰徐盛失牙

齊則拒擊得盛所失牙宋本前後亦並作牙此所失下各本皆脫牙字當補　趙一清曰牙謂牙旗也權作黃龍大牙見胡綜傳

鄱陽民尤突又陵陽始安涇皆與突相應又丹陽三縣皆降

按始安縣本零陵郡屬吳甘露元年改始安縣當非此始安且不與鄱陽相近洪亮吉補疆域志丹陽郡領十六縣有陵陽涇無始安程普傳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州郡志謂安吳吳立一統志謂在涇縣西南因疑始安為安吳之誤如是則三縣皆為丹陽所屬矣

因住新市為拒

一本住作往誤今　殿本已改正

全琮傳　黃武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

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爲寇賊攻没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

錢大昕曰吳主傳黃武五年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以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七年三月罷東安郡蓋琮從陸遜擊曹休在罷郡還牛渚之後此傳於破曹休下始叙分置東安郡云云失其次矣

隔絕障海

障古瘴字魏志公孫瓚傳云日南瘴氣後漢書作障俗字也

琮旣親重

太平御覽卷七百十引吳書云全琮年高賜以履杖

十二年卒

錢大昭曰琮卒在赤烏十年正月見吳主傳

懌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

趙一清曰全琮諸孫無名靜者此是因孫靜之孫曰彌曰曼同降而誤寫入耳彌曼二人見晉書文帝紀而紀云全端兄子禕及儀等奉其母來奔儀兄靜時在壽春用鍾會計作禕儀書以譎靜靜兄弟五人帥其衆來降亦誤也魏志鍾會傳作密為輝儀書使親信入城告懌懌開東門出降諸葛誕傳亦作全懌則靜字為誤無疑

呂岱傳 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

宋書州郡志云陰山乃漢舊縣而屬桂陽吳湘東郡有此縣疑是吳所立也

延康元年代步騭為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

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郡都尉

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二引南越志云高涼本合浦縣也吳建安十六年衡毅錢博拒步騭於高安峽毅投水死博與其屬亡於高涼呂岱爲刺史博旣請降制以博爲高涼都尉於是置郡焉按傳言延康元年卽建安二十五年也蓋衡毅死於建安十六年而錢博降於建安二十五年是時始置郡宋書州郡志繫之漢建安二十三年非後漢志注亦作二十五年　殿本攷證云西郡都尉疑作西部

是時桂陽湞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七十云時桂陽湞陽中宿臨賀荔浦馮乘謝水諸城賊王金黃肅梅伊梅常陳尤等蜂起刼掠州郡

權詔岱討之岱自討金將軍曹桎翟陽討尤遂生獲金等斬之

督劉纂唐咨等 及遣諸將唐咨等

按二唐是一人資咨有一誤

家門內困而孤不知

殿本攷證云太平御覽無門字 一本不下多早字

周魴傳 與胡綜戮力攻討

殿本攷證云太平御覽綜下有等字 一本攻作致

齎牋七條以誘休

何焯曰誘休七條凡鄙寡要何事塵穢簡牘

鍾離牧傳 少爰居永興

錢大昕曰爰易也春秋傳晉於是作爰田說文爰作趄趄田

易居陸瑁傳同郡徐原爰居會稽

魏遣漢復縣長郭純

殿本作漢復他本作漢髮通鑑作漢葭攷漢復漢葭二縣均屬涪陵郡見洪亮吉補志温公所見本當不誤惟太平寰宇記作漢髮當是誤字也　一統志云漢葭廢縣在四川黔彭廳彭水縣東

注

宜城信陵爲建平援

殿本攷證云宋本爲作與援作接

又

以施績留建平智略名將屢經於彼

陳景雲曰留下衍建字此因上建平字而複出也留平見孫休傳平以永安六年以平西將軍率衆巴東數月乃還則平之經信陵者屢矣

潘濬傳注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伷權納其言卽遣濬將五千人果斬平之

唐庚曰權克荆州將吏悉降濬獨堅臥不屈權輿致之濬伏牀而泣悲不自勝其於所事何厚也旣而樊伷欲以武陵自拔歸蜀濬爲權畫策卒自將討平之其所厚又何薄也吾聞樂毅去燕適趙趙欲與之伐燕毅泣曰昔之事燕猶今之事趙也毅若獲戾放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況其國乎使樂毅愚人也則可樂毅少知事君則濬不得無罪矣

出加隲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

殿本攷證云宋本在所下缺一字　張照曰在所言隲身所在也猶言所到之處人皆媚之云耳

注大公平今之州都

潘眉曰當作大公平今之州都中正

又先君昔因君侯當爲州里議主

殿本攷證云因字疑作目字

陸凱傳 赤烏中除儋耳太守

錢大昕曰儋耳郡晉宋二志皆不載　洪亮吉曰吳時未嘗復儋耳郡陸胤傳除儋耳太守者蓋因討朱厓使虛領之耳

是以爲晉所伐

一本伐作代誤今　殿本已改正

務寬盪忽苛政

殿本攷證云忽字疑誤宋本作思庶政按忽或勿字之譌言政勿苛也

姚信樓元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

錢大昭曰姚信寶鼎二年爲大常張悌字巨先襄陽人見皓傳郭逴未詳薛瑩附綜傳滕修疑卽滕循陸喜附瑁傳元邵抗自有傳

予連自荆揚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又故鈔列于凱傳左云

趙一清曰此閭閻之人恨皓之虐思凱之慭私造此書以爲口實事辭俱無足徵陳氏錄之葢其識卑也

常留心推按

殿本攷證云毛本按作接疑非

注上不信下下當疑上又攘災以德

殿本攷證云元本當作常攘疑作禳

陸允傳 交阯九眞夷賊攻没城邑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一引劉欣期交州記云趙嫗者九眞軍安縣女子也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羣盜遂攻郡常著金擒蹤屐戰退輒張幘帷與少男通刺史吳郡陸允平之

後轉左虎林

陳景雲曰左當作在如王昶從兖州轉在徐州張飛從宜都轉在南郡是也

歲有舊風障氣之害

盧明楷曰舊風障氣之害疑有誤觀下文折木飛砂轉石則舊風當作暴風霧鬱飛鳥不經則障氣當爲瘴氣也

天策元年

錢大昕曰天策當作天册見三嗣主傳

是儀傳　本姓氏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乃遂改焉注

徐衆評曰教人易姓從人改族融旣失之儀又不得也
錢大昕曰氏是本一字猶姒與弋嬴與盈姞與郅可以互用
徐衆譏其忘本誣祖由於未通古文
遷偏將軍入闕省尙書事
元本闕作關誤今 殿本已改正
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
錢大昕曰赤烏五年立子和爲太子霸爲魯王權寵愛霸與
和無殊故有二宮之稱和廢徙後二年乃封南陽王則霸已
賜死久矣南魯之文於義不通當云東宮與魯王初立下文
乃稱二宮斯得之
愚管之言
潘眉曰司馬貞云愚陋管見也華覈傳臣以愚管賀邵傳注

不勝愚管並用愚管字後如顧臻表司馬輿之議裴駰集解序並用愚管字

胡綜傳 黃龍見夏口

李龍官曰夏口毛本作舉口太平御覽作樊口舉口葢樊口之誤然孫權傳云黃龍元年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見黃龍則太平御覽所云樊口未爲得之

乃自在昔黃虞是祖 又將恢大繇革我區夏

殿本攷證云元本自作間繇疑作猷下同

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

一本販作敗誤今 殿本已改正

子沖嗣沖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引薛瑩條列吳事云胡沖意性調美

心趣解暢有刀筆才閑於時事爲中書令雖不能匡矯亦自守不苟求容媚

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陳景雲曰志中凡不立傳而附見他傳者雖有事跡可稱評中皆不及之綜傳次是儀傳詳事又附綜傳後而陳氏評詳乃與是儀胡綜同目爲孫權時幹興事業者而尤稱詳之數通使命無傳有評疑乖史例且詳通使曹公惟一見孫權傳中如陳氏之評則詳固屢嘗奉使稱旨矣前既不著其事而後忽出此評更所未喻也觀評中先詳後綜則非附見綜傳者甚明意詳當自有傳在綜傳之前而偶逸之今綜傳後數語則出自後人附益也據江表傳詳嘗以侍中偏將軍爲節度官掌典軍糧亦可略見其幹略餘則無從攷證矣　潘眉

補詳傳云徐詳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孫權爲車騎將軍都京詳與胡綜是儀俱典軍國密事（本胡綜傳）建安二十二年遷都尉權令詣曹公請降（本吳主傳）太祖與詳曰孤比者願越橫江之津與孫將軍游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詳對曰大王欲奉至順以合諸侯若越橫江而遊姑蘇是踵亡秦而躡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祖笑曰徐生得無逆詐耶（本太平御覽六十九引吳地記）因報使修好誓重結婚（本吳主傳）劉備下白帝權以詳領解煩左都督魏拜權爲吳王封詳亭侯（本胡綜傳）爲侍中偏將軍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詳詳死用諸葛恪代詳（本諸葛恪傳注引江表傳）權踐祚都建業進封鄉侯與胡綜爲左右領軍先綜死（本胡綜傳）

吳範傳 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死亡且半事必

不克

何焯曰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璋無緣復在白帝與岱相遇

承祚蜀人宜知道里違錯故載之以見吳人僞妄耳

數從訪問欲知其決

殿本攷證云太平御覽決作訣　隋書經籍志吳範撰歷術

一卷黃帝四神歷一卷黃帝出軍雜用決十二卷風氣占軍

決勝戰二卷

注歷歷山潘陽山陰三縣令

歷山當作歷陽潘陽當作鄱陽吳時無歷山縣潘陽縣也

劉惇傳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

潘眉曰太乙緯書也以一爲太極因之生二目二目生四輔

又有計神與太乙合之爲八將其以歲月日時爲綱而以八

將爲緯三臺五福十精之類爲經法以八將推其掩迫囚擊關格之類占人君將相內外災福又推四神所臨分野占水旱兵喪饑饉疾疫又推三基五福大小游二限易封大運占古今治亂天下離合如遇凶神陽九百六亥限之際卦運災變之限大數凶者其凶發於八將掩迫囚擊關格之年如遇吉星所會之分卦象和平之運非陽九百六亥會之際大數吉者八將雖有掩迫之類其災不發故占家以爲聖書每私相傳習也

趙達傳注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

按王僧虔能書人名錄云吳人皇象能草書世稱沈著痛快袁昂書評云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竇臮述書賦注云象終侍中吳青州刺史張懷瓘書斷云右軍隸書以一形

而衆相萬字皆別休明章草雖相衆而形一萬字皆同各造
其極　王昶曰天發神讖碑張勃吳錄以爲華覈撰文皇象
書也書斷及法書要錄並以象官至侍中梁書及南史皇侃
傳並云青州刺史惜吳志不爲立傳不能定其孰是矣

又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

子並張超字也後漢書本傳云善於草書妙絕時人陳梁甫
無考書斷作艮輔

又曹不興善畫

謝赫古畫品錄云不興之迹殆莫獲傳秘閣之內一龍而已
觀其風骨名豈虛成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云吳赤烏中不
興之青谿見赤龍出水上寫獻孫皓皓送秘府至宋朝陸探
微見畫歎其妙因取不興龍置水上應時蓄水成霧累日霧

濡

又葛衡字思眞

太平御覽卷二引晉陽秋作葛衡字思眞衡古道字字曰思眞似當爲衡字衡字或誤

然君子算役心神

何焯曰算役宜從宋本作等役

諸葛恪傳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廄今有恩詔馬必至也

杭世駿曰吳書云諸葛恪爲將伐蜀未至上謂使曰元遜爲將軍若還蜀可報丞相爲致佳馬按恪未嘗爲將伐蜀當從本志爲是也

恪之才捷皆此類也

太平廣記一百七十三引劉氏小說云據唐志爲劉義慶撰孫權暫巡狩武昌語羣臣曰在後好共輔導太子太子有益諸君厚賞如其無益必有重責張昭薛綜並未能對諸葛恪曰今太子精微特達比青蓋來旋太子聖叡之姿必聞一知十豈爲諸臣虛當受賞孫權嘗問恪君何如丞相恪曰臣勝之權曰丞相受遺輔政國富刑清雖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于四表無以遠過且爲君叔何以言勝之耶恪對曰實如陛下明詔但仕于汚君甘于僞主闇于天命則不如臣從容清泰之朝讚揚天下之君也權復問恪君何如步騭答曰臣不如之又問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問何如陸遜亦曰不如之權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勝叔者何恪曰小國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是以勝也　杭世駿曰諸葛恪捷辨之才尚有散見各書者如太平御覽引諸葛元遜傳云昔元遜對南陽韓文晃誤呼其父字晃難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禮乎諸葛笑答曰向天穿針而不見天何者不輕天意有所在耳卽罰文晃酒一盃又世說載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速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

陳浩曰四部當作四郡卽上文所謂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鄰接者是也然諸本皆作四部

臼陽長胡伉

錢大昕曰丹陽郡無臼陽縣恐有譌字　楊文蓀曰遍考司馬彪續漢志房喬晉書志均無臼陽之名蕭常以爲丹陽縣未知何據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内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旣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

按山越之患歷有年所自諸葛恪始平之而山越之源流則皆莫能深考王鳴盛曰自周秦以來南蠻總稱百越伏處深山故稱山越山越二字自恪傳外又見吳主孫權傳建安五年嘉禾三年又見太史慈孫賁吳主權徐夫人周瑜黃蓋韓當朱治張温賀齊等傳中考吳所有者揚荆交廣四州交廣

山越必多然距京都甚遠彼既不來我亦不往任其獸伏鳥竄而已荆州南境零陵桂陽等郡亦稍遠惟揚是所都揚所轄各郡中丹陽一郡正是秣陵所都之地稅斂調發舉足輒及而山越爲梗故吳世恒以此爲事秣陵今江甯府而漢丹陽郡之境兼今安徽之甯國池州太平徽州等府廣德一州又得浙江湖州杭州二府之西北境郡之東南境皆與吳會稽二郡爲界吳人於建安十三年分丹陽之黟歙爲新都郡又十五年分豫章郡爲鄱陽郡故諸葛恪傳言丹陽與吳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也然山越頭抗大約尤在與新都鄱陽鄰接處今徽甯二府與江西饒州界萬山環繞正山民負固不服地故孫策平西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太史慈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始見囚執見

慈傳程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唐徙丹楊都尉居石城石城今池州府貴池縣漢丹楊都尉治歙縣蓋吳人徙此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破之見本傳又歙賊屯安勒山及烏聊山黟賊屯林歷山賀齊破之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鍾離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亦各見本傳可見山越莫盛於此處蓋安徽廣德州旌德一帶自西而東皆𡾰嶂盤曲險仄殊甚中有前明萬歷閒闢路碑宜三國時爲賊所據也此在吳爲心腹之疾故張溫傳權謂溫曰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搆蜀而賀全等傳評云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於魏氏也

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

潘眉曰皖口皖水入江之口也今有皖口鎮

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

何焯曰以爲不可者蓋以此地南北襟帶雖得其地非十萬之衆不足屯守若傾魏國來爭恐致利鈍其後恪出新城欲卒此規又輕用大衆圖不以漸遂致師老民愁家族傾覆也

權疾困召恪宏及太常滕允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

困學紀聞云孫峻薦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漢昭烈帝託孤於孔明而權乃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矣

今月十六日乙未

按吳主以四月薨推神鳳元年四月乙未乃二十六日傳文脫二字

更作大隄左右結山

潘眉曰齊王芳紀注引漢晉春秋亦作結山通鑑地理通釋

作左右依山

自本以來務在産育

殿本考證云句中疑有脱誤　按下文云今者賊民則本字疑是古字之誤

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

按荆邯語見後漢書公孫述傳中　何焯曰元遜但知忠武頻頻出師而不覩其務農殖穀閉關息民三年而後南征還師之後又畜力一年乃屯漢中其明年始攻祁山耳惡有狃於一勝主少國疑羣情未一遽謀輕舉者乎是役也雖克新城歸將不免而况違衆玩寇弗戢自焚釁非馬謖不請貶三等謝創夷之衆塞同異之口乃更思與作愈治威嚴虹繞鼉

嗚身分族赤畫虎類狗元遜之謂矣
由此衆庶失望而怨讟興矣
王應麟曰楚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諸葛恪東關之
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恪驚起拔劒未得而峻刀交下
太平御覽卷百七十九引建康宮闕簿云建業宮有迎風觀
在縣南十五里孫峻殺諸葛恪於此
注
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
殿本考證云元本任重作重任
又
况長甯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
王應麟曰諸葛恪傳注引虞喜志林曰况長甯以爲君子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甯之甄文禕文禕謂費禕也

長甯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韻引何氏姓苑有兒姓廬江人

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落

潘眉曰鉤落與鉤絡同落絡字通用亦謂之郭洛帶古制革帶有鉤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後漢楊賜賜金錯鉤佩以金錯飾鉤也此謂以竹篾爲之

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

按晉書五行志成作常岡作堈宋書五行志又作揚子閣古字成與常同音范蠡云得時不成反受其殃是也故晉書竟作常宋書或作揚反語乃爲岡也蓋童謠但取音同本無正字耳

孫峻傳 二年魏毋丘儉文欽以衆叛

殿本考證云毛本魏下多將字

注好讀兵書及三史

殿本考證云元本三史作三畧

又以得差步

何焯曰宋本差作蹉

又遂被試用有戰功

殿本考證云册府元龜引有字上多累字

將軍孫儀孫邵綝恂等欲因會殺峻

李龍官曰孫亮傳云五鳳二年秋七月將軍孫儀張邵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此云孫邵綝恂何也然各本皆同

孫綝傳 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

錢大昕曰下文云峻從弟慮蓋峻之從弟於綝爲從兄實一

人也三嗣主傳慮作憲且權之次子慮封建昌侯此峻從弟不應與同名當以憲爲正

注次子譚以才辨稱

晉書華譚傳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諝吳黄門郎據此則譚是融之次子與史異

將士見公出必委琳就公

殿本考證云宋本必下有皆字

綝遷大將軍假節封永甯侯

三嗣主傳永甯作永康　錢大昕曰三嗣主傳誤也同時張布已封永康侯矣此爲是

拒巽於陽淵又留輜重於都陸巽屯黎漿

顧祖禹曰陽淵卽陽泉亦卽滿寵傳之陽宜口也在壽州霍

邱西八十里都陸城在安豐縣南漢博鄉縣屬九江郡王莽改曰楊陸後漢省晉書地道記云都陸在黎漿南

襲都陸盡焚異資糧

晉書文帝紀云異之餘卒餒甚食葛葉而遁

注　正爾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密耳

殿本考證云上六字疑有誤

又壞浮屠祠斬道人

按法苑珠林舍利篇云吳孫權赤烏四年有外國沙門康僧會創達江表設像行道吳人以爲妖異權召會問佛有何靈瑞曰佛晦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神迹感通祈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爲興寺經三七日至誠求請遂獲瓶中早呈於權光照宮殿權使力者盡力擊之椎砧俱陷舍利不損又

以火燒騰光上涌權大發信乃為立寺名為建初改所住地名佛陀里孫綝所壞當即此寺矣又云孫皓虐政欲屏除佛法燔經夷塔按皓事不見史疑即綝也

濮陽興傳 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

錢大昕曰興位為丞相何緣更加侍郎此必誤宋本作中郎亦未可據 沈欽韓曰興已為丞相當加官侍中作侍郎者誤也

王蕃傳 蕃兼通術藝

潘眉曰蕃明於天文宋志云吳時為中常侍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歷依乾象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古舊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凡周七尺二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為一度凡周二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概衡器傷大難可轉移

更制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

三也

注使親近將跳蕃首

殿本考證云跳字疑衍或作逃

樓元傳字承先沛郡蘄人也

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七引婁承先別傳云昔山越民反所

過殘毀至婁氏之里往中庭顧見釜甑尙著於竈曰恐他遠

寇取之仍爲取洗沈著井中而去婁家後還皆盡得之

與王蕃郭連萬彧

殿本考證云宋本郭連作郭逴　按作逴是也見陸凱傳疏

曰姚信樓元賀卲張悌郭逴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

遂用元爲宮下鎭禁中侯

沈欽韓曰侯當作候蓋與漢北軍中候同名此誤

賀邵傳注 邵賀齊之孫景之子

盧明楷曰賀齊傳云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爲佳將則邵乃齊之從子非孫也

出爲吳郡太守

世說政事篇云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彊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三爵之後禮所不諱

沈欽韓曰燕禮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

皆與對曰諾敢不醉此則獻酬之後禮所不諱也

飲之醇酒中毒殞命

殿本考證云醇疑作酖

如是之輩一勿復用

殿本考證云是疑作定指上何定也

中宮內豎分布州郡

殿本考證云中宮疑作中官

劉氏據三關之險

沈欽韓曰漢中有興勢廣漢有葭萌梓潼有劍閣　顧祖禹

曰張萱漢南記言蜀有陽平關泉關江關是爲三關

收付酒藏掠考千所卲卒無一語竟見殺害

錢大昕曰晉書賀循傳元帝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

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耶循未及答帝晤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此傳不載燒鋸截頭事裴注亦不之及

注　歷踐三城

潘眉曰當爲二城謂陽羨武康也

又　石沐破揚州

潘眉曰依晉書賀循傳當作石冰

又　惟循與同郡朱誕

晉書作吳郡朱誕是也邵會稽郡人非同郡

韋曜傳注　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

錢大昕曰三國志於晉諸帝諱多不回避如后妃傳不本淑懿高堂隆傳留其淑懿吳主王夫人傳追尊大懿皇后步夫

人傳有淑懿之德以至太師軍師昭烈昭獻昭文昭德昭告之類不勝枚舉蜀後主傳景耀六年改元炎興亦未回避而諸臣傳但稱景耀六年不書炎興之號最爲得體此韋曜之名注家以爲避晉諱然考書中段昭董昭胡昭公孫昭張昭周昭輩皆未追改何獨於曜避之疑宏嗣本有二名也

蓋聞君子又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勵操

文選無聞字立作建六臣本作違勉上無故字

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

文選六臣本無歲月累之以五字

若甯越之勤

呂氏春秋博志篇云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

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十五歲而周

威公師之

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

文選無立字累積作積累身作神

平居不墮其業又而吳漢不離公門

文選墮作惰六臣本無而字

好翫博奕又心勞體倦

文選六臣本翫作習李本心勞作神迷

所務不過方罫之間

集韻罫博局方目也字本作窐彙苑枰綫道也按古文苑班

固奕旨云一棊破窐亡地復還則罫本作窐

求之於戰陣

文選六臣本無於字

以刦殺爲名

水經汲水注云阮簡爲開封令縣有刦賊外白云刦急簡方圍棊曰局上刦亦甚急馬融圍棊賦云深入貪地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先後並没

而何博奕之足耽又百世之良遇也又乃君子之上務

文選六臣本無而字何下有暇字無也乃字

枯棊三百

文選注引邯鄲淳藝經云棊局縱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子各一百五十枚按沈括筆談云奕棋古用十七道與後世法不同今世棊局縱横各十九道未詳何人所加錢大昕云嘗見宋李逸民忘憂清樂集棊譜首載孫策賜呂

範晉武帝賜王武子兩局皆十九道疑是後人假託藝文類聚七十四晉蔡洪圍棊賦算塗授卒三百惟羣是晉時棊局猶未加也

或密賜茶荈以當酒

陸羽茶經云茶周公云檟苦茶揚執戟雄云蜀西南人謂茶曰蔎郭宏農云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曰荈按古文苑王褒僮約云武陽買茶則茶已見漢世陸氏茶經所未盡志也

其所紀載紀多虛無

殿本考證云宋本紀多作既多

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

隋書經籍志云洞紀四卷記庖犧已來至漢建安二十七年

又作官職訓及辨釋名各卷

隋書經籍志韋昭撰有毛詩答雜問七卷春秋傳國語注二十二卷孝經解讚一卷漢書音義七卷又集二卷錄一卷

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誠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運字哀作表

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

史通正史篇云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以來春秋考紀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不撰勒於是有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

自建武訖乎永初事業垂竟而珍尤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
與諫議大夫黄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
傳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復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
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
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
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
有四篇號曰漢記又後書北海王興傳臨邑侯復子騊駼及
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寗中鄧太后召毅及騊駼入東
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傳

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

殿本考證云宋本闕作闘

乞赦其一等之罪

漢書何並傳云鍾廷尉免冠爲弟威請一等之罪願蚤就髡
鉗如淳曰減死罪一等也

華覈傳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

宋書州郡志云吳省丹陽之江乘縣典農都尉時又分吳郡
無錫以西爲毘陵典農都尉

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又於今而急

殿本考證云宋本報險作艱險册府元龜而急作爲惡

積不訾之儲

說文訾不思稱意也管子君臣篇注訾限也史記貨殖傳家
亦不訾言所積務多不限其數也

至於他餘錙介之妖

淮南子詮言注云六兩曰錙按說山注又云六銖曰錙八銖

曰錘楊倞注荀子云八兩爲錙風俗通銖六則錘二錘則錙

韻會纖芥細微也通作介後漢書竇融傳長無纖介之嫌趙

岐注孟子一介草也

討之則廢役與事不討日月滋慢

殿本考證云册府元龜滋慢作滋蔓

違赴會日

宜與刻日爲期也公羊隱元年傳會猶最也注最之爲言聚

若今聚民爲投最

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

呂氏春秋愛類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天下或

受其饑女有當年而不織者天下或受其寒賈誼策所引與

此同

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

殿本考證云爲味爲字疑有誤

曜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

隋書經籍志華覈集五卷錄一卷

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强死其理得免爲幸耳

戰國楚策朱英謂春申君曰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

主左氏昭七年傳匹夫匹婦强死注强死不病也

三國志考證卷三十終